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

四十九至  
五十二

御史<sup>臣</sup>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讀學士<sup>臣</sup>吳璥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四十九

元 吳澄 撰

記

宜黃縣杜燠興祖禪寺重修記

宜黃小邑也寺之以禪名者八數杜燠其一也寺後枕  
崇岡前頰大溪北之山曰筆峯南之山曰南塔東之山  
曰重華西之山曰西華他山不能悉紀也恒產不滿二

百畝水毀其四之一貲力微薄而寺僧世守之逮于今  
不替雖曰地氣之鍾聚人心之信嚮有以致然亦主之  
者能維持保葺而然也寺無碑記莫考本初改律為禪  
自雅師始雅師而新師十四傳矣至元丁亥新之徒行  
元主其寺節縮所出積儻所入又得諸大家樂施若佛  
殿若法堂若樓閣若厨庫東廡西廡中門外門或後或  
先以漸脩建月增歲益完美偉然有隆盛之勢裝飾像  
設贍者疎敬蓋自至元壬辰訖延祐甲寅二十三年之

所經營也元之徒四人曰宗敏曰宗祐曰宗愷曰宗義  
延祐丁巳宗義嗣其師為寺主泰定丙寅鑄洪鍾豎巍  
樓聲聞振揚規制寵峻鰲艘甃甃倍加雄麗於昔亦皆  
衆力之助成也義之徒五人曰自亨曰自泰曰自智曰  
自惠曰自璋致和戊辰春主僧來言先師艱難興創於  
前宗義刻厲繼承於後懼事迹久而湮泯將勒石以垂  
不朽丐文文之且於碑陰并存施財為鍾與樓者之姓  
名予嘉其意之公廣悠久也不辭其請而為文以畀宗

義秉戒虔應務熟僧俗咸欽重焉烏乎世之公卿大夫士所以謀國家而詒子孫有能長計遠慮若此者乎

淨居院記

崇仁一縣六鄉而崇仁鄉之地最廣鄉之南鄙不二十里間僧之院有九貲力則長興院為甲徒衆則淨居院為盛其初同鄉陂頭袁氏施田一百八十畝共一區田之兩旁山林園野皆與焉宋紹定庚寅院遭虔寇殘燬既燬而脩久而後完景定甲子僧覺應建法堂及東廡

咸淳丙寅僧覺昇建佛殿及西廡前所建法堂鏤以采  
甃以甃而猶未周備也皇元大德甲辰僧道正重脩佛  
殿兩廡增益陶瓦鱗比縷密加以鏤甃越三載造新庖  
延祐乙卯造中門外門回環四圍繚以墻屋次年鑄大  
鐘又次年新覆法堂又次年題助於樂善好施之人以  
造鍾樓望之歸然即之偉然而院始周備矣予適家食  
道正求文記之嗚呼晉唐以來佛法與儒老二家並而  
為三教三教兼崇無所偏重者皇元之德也前此僧自

置司徵取無藝力不能支往往僧逃而院廢皇上御極嘉惠僧徒罷去專官四海之內咸仰聖恩大小寺院浸以興隆淨居在深山之中非若大禪刹日費浩瀚然數年以前幾不能以自立今而得以安居暇食香燈鐘鼓晨夕供養優游自樂有此室廬非賴吾皇天涵地育之賜其何以臻此哉僧道正豐城徐氏其師曰永順其祖師曰覺應道正之下其徒殆將十人九院長興修祈葺巖芙蓉各有僧義興石繩龍泉龍興皆淨居之徒分處



海雲精舍記

不廬而居不耕而食者浮屠氏也其初蓋不以奉身之物累其心爾後世尊重其教優異其徒而宏敞其居豐饒其食則至貴至富之奉亦或蔑以加焉其初豈若是哉不惟處者然也而行者亦有奉或行千萬里之遠或歷千萬日之久不問舍而有歸依止宿之適不齊糧而無羈旅窮乏之虞奢之者曰此佛教之所以為盛佛徒之所以為能也臨川海雲精舍當一郡闡闡之衝而為

僧人接待之所僧之游行至是饑者得以飼勞者得以  
息無不容納如大海之於百川任其去住如浮雲之於  
太空供給日仰於人而未嘗不足主之者誰與僧文煥  
實肇其事煥過姓郡城人也為僧於金溪之靜思院至  
元甲申游閩游浙謁蒙山和尚而有契久之還鄉結茅  
白水渡離郡而孤栖家有二兄嘉其厲行大德戊戌仲  
兄良弼首讓已宅為今精舍伯兄仁亦割已田助其日  
費既有以居既有以食乃精專自寫四大部經由是感

乎賢善競捨財粟皇慶士子始大營繕寶藏法輪金仙  
正殿巍然壯觀輪奐一新綱條具舉延祐乙卯煥年四  
十有一端坐入滅二兄念煥開基勩篤思得其繼僉言  
靜思院僧文恢煥之同派戒律素嚴善譽久著必能成  
煥之志於是合辭以請恢來嗣業一遵成規有崇無墮  
庖厨府庫僧堂旁舍備所未備上瓦下甍蓋甃完整丹  
漆艘塗煒煜美觀純金裝飾梵相五身又市隣屋撤而  
擴之則出富室吳仁甫之力損俸起立華嚴寶閣上塑

觀音及善財五十三叅像裝嚴圓滿又市近地闢而拓之則承郡牧閭閻公之意諸方僧衆二教勝流來往過從殆無虛日轉藏徼福繩繩不絕施財施田月益歲增鐘魚震揚香積芬飮幾若十方大禪刹之風恢之成終可無負於煥之創始也已郡牧徵予文為記精舍始末予惟二師先後相資其善心公溥其願力堅固有可書者遂不辭抑嘗聞釋氏經教言飯善人福最深重而謂飯善人不如飯五戒飯五戒不如飯四果况諸菩薩佛

又在其上每日飯于精舍之人莫能知飯者之人品高  
下等為何如則飯之者福德深淺重輕固亦莫可知也  
師之意若曰佛心慈悲佛門廣大來者飯之而已不問  
彼之人品也又奚暇計此之福德哉文煥師號稱懶牛  
文恢師號稱了如云

泰元院記

泰元院者崇仁雲峯院僧恒可之所肇創院在宜黃崇  
賢鄉之竺南磔其初山谷深阻草樹蒙翳狐狸豺狼之

所窟宅夔魘盜賊之所藏匿延祐己未春恒可翦除荆  
榛墾闢基址於其西偏東偏構供佛栖僧之屋各一泰  
定甲子始建佛殿於中旁有樓閣前為三門繚以廊廡  
頌曰泰元院廣其田以食衆度其徒以繼緒請予記其  
肇創之由以貽永久恒可福之候官縣人而於撫之崇  
仁為僧嘗從講主演說經論後遂披法衣坐講席欽奉  
國恩受袈裟之賜至再受大師之號亦至再初號圓悟  
繼號弘教淨明此俗僧之所夸以為尊所羨以為榮者

而恒可不然方且幽尋人跡不到之地以營梵宮不私  
其所有而與衆共殊無一毫貪癡留滯於胸臆予以爲  
當於佛法中求之而非可與世之族僧例例視也故於  
其請記也不復辭文以畀之俾歸刻于石

雲峯院重修記

崇仁縣之鄉凡大而崇仁一鄉地最廣山最多鄉之雲  
峯院距縣八十里在重岡複嶺間東南有馬祖岩西有  
山曰龍湫有峯曰疊石院蓋肇於唐前時廢興無碑記

可考至宋末將圯國朝初僧法旻道建鐘樓德杲德鑑  
新佛殿及佛像恒可恒敬新法堂及供器又立外門繼  
而恒惠修一二門造廊廡德柳德義備其未備以底于  
完美僧寮派別而各寮俱肯悉心協力用能使營構周  
足設飾輝煌壯梵王之居聳衆目之觀有如此者由其  
心公力勤故也僧來謁記予聞洪之公寧亦有雲峯院  
昔南曾氏作記薄其土俗而稱院僧道常斥散有餘淡  
泊無累獨與彼土之敝俗異今吾崇仁民俗素厚非如



分寧而雲峯僧衆皆閩人饒人心無所私力無所靳與  
吾鄉之善俗同子安得不嘉之重嘉之而樂為之記乎

元真院長明燈記

噫佛氏之教四大俱幻萬緣俱空以天地父母生成之  
身為大累況身外物耶為佛氏之徒崇佛氏之教夫孰  
敢云非是而不之貴然而着貪癡者營營自私汲汲多  
積視外物重於身愈有而愈不足倘俾公其所有雖毫  
毛之微如邱山之重靳靳然難之或乃甚於市井殖貨

閭閻畜帑利者之為噫是誠何心哉佛教固若是乎古  
豐城之會昌鄉有元真院廢也久矣而淨居衆僧惠空  
興之其徒惟叙敦土木之事功半而空入減叙竭力成  
之殿堂樓閣門廡館庖舍僧之室供佛之器咸具靡闕  
捨已所有之田悉歸于公以飯徒衆其用心也公笑又  
作長明燈三炬一供佛一供普庵師一供后土祇別施  
已財買田歲入以斗計者三百詒之後人專給燈費期  
於永久續續如初其為謀也遠哉心之公謀之遠於佛

之教其廢幾於佛之徒其亦可尚也已雖然燈之長明  
果何謂所以象佛之性常明也朝朝暮暮歲歲時時常  
明不滅彼燈如是吾性亦然融大圓光普照世間黑闇  
冥迷刹刹塵塵同圓淨惠正覺之內是又佛祖禪宗所  
傳之燈歷千萬劫而長明者諸有等是虛妄畢竟銷亡  
惟此一燈真實自如吾今說是燈已見在未來一切僧  
衆皆當歡喜踊躍信受奉行

五峯庵記

自佛氏之教行乎中土其始也福田利益之說足以誘庸愚其久也明心見性之說足以悅賢智是以智愚賢不肖莫不翕然信奉而尊事之由晉隋唐宋以逮于今可謂盛矣百年之前袁州慈化寺僧號普庵師得正覺法了悟自性作慈閔念濟度衆生住世之時固已起人之尊慕入滅之後威靈氣燄震耀遠近信奉之者跨越江淮奔走祠下一歲不知幾千萬億人僻在荒服亦且航海梯山而効布施圖刻像貌家家而然凡有天灾人

禍必叩普庵普庵云僧道興者瑞州高安譔氏之子幼  
年辭家捨身臨江寶慶院苦行勤力遍遊諸方道路橋  
梁種種方便事不憚勞瘁獨力修完歲在乙亥歷撫州  
宜黃于時疫癘煽熾憑普庵師威神發願救治是年六  
月行宜黃南鄙之仙符坪左黃山右華蓋五峯森聳乎  
其前照鏡石仙人塔隱映乎其後水口無路可通沿流  
而下有九龍淵幽閭寥迥亢爽顯敞拱衛旁羅襟抱環  
匝於佛境界為宜遂結草為庵名曰五峯地屬袁氏即

日喜捨庵之四畔林阜原陸悉以歸焉墾闢荒蕪自給衣食每有祈禳應答如響趨之者如市至元壬午有樂貢士祈禳獲安施杉木一千株構佛殿及藏殿運轉法輪大德庚子於東建觀音閣至大己酉時西建華嚴閣門廡庖厨一周徧又設普庵道場曰玉泉庵命其徒覺了主之又造僧寮一所曰桂溪庵命其友江生主之夫道興赤手而來於萬山之間人迹不到之處誅茅管剪荆棘驅狐狸豺狼而立佛祠乙亥至癸丑垂四十年

鼓舞羣動赫赫如小慈化雖曰福利之誘人然非堅志  
長才足以辦事亦安能成就若此故嘗謂世之士大夫  
學孔氏之教者食君上之祿膺民社之寄使人人能如  
佛氏之徒何事不可辦而素餐尸位怠其事者比比可  
嘆已吾安得不於道興之所為而嘉其志其才之不易  
及哉興之為僧也續吉州三學派禮臺山禪寺僧大顯  
為師興傳之德通通傳之惠深是以五峯開山以來相  
傳之次

小臺院記

小臺院在撫樂安天授鄉杯山之灣唐僧肇建而宋僧德聰神寶自滿智清守寧紹端嗣海了印道洪道源道演經咸淳辛未院廢大元至元甲申洪豐城靜安寺僧法成來起廢院再興成而智敬敬而得寧寧而惠昌亦且四傳矣考之舊碑宋元祐間自滿主院事時里人陳若谷兄弟肯有所施象設一新滿之徒智清請記於游主簿極紹熙間僧了印宏敞其居開禧嘉定里人鄭安



國父子續有所施營構大備印之徒道源請記於創居士迂院之再興也大德庚子里人黃一元殿正吉造佛殿至大庚戌塑一佛二菩薩於法堂者亦一元所施也延祐甲寅僧惠昌自出已索諸善士暨黃助之起鍾樓脩殿宇并完三門兩廡諸寮及羅漢像十八泰定丁卯作大佛像七福海上覆香案前橫金飾花果羅列璀璨甍甍內外鏤鐫輝煌者又一元所施一元翁年八十矣過予求文以記將欲佛像僧廬之永久不敝壞也俾衆

目觀瞻想佛氣燄駭佛神靈而勉於為善懾於為惡翁  
之用意厚矣哉嗚呼自佛法之行乎中國也鼓舞一切  
智愚翕然信從之然智者之根有利鈍愚者之疾有微  
劇信從則一而所以信從之實奚啻百千萬品之不齊  
約其大較則有四上焉者超於無徑造頓悟諸緣悉空  
智根之利也次焉者猶未免滯於有或由教入或由律  
入或由禪入而以漸至智根之鈍也下焉者徼其福謂  
佛真能貴我富我壽我康我愚之疾微也其最下者直

不過怖其禍爾必有所感觸必有所嚴憚境變心移庶  
或可幾其畏威寡罪愚疾之劇也然則佛教之夸靡烜  
赫于其居處像設者殆劇疾者之藥歟游之記曰闡教  
敬言俗劉之記兼存晉攝蓋亦如予所云予以黃翁昌  
師之發念積既可嘉尚故為申前碑之說而記焉

雲峯院經藏記

藏者何藏經之所也昔釋迦牟尼佛以世外法為天人  
師凡一言之出聞者莫不恭敬作禮圍繞讚嘆何也以

其言誠可尊重故也匪特其徒為然後千餘載傳入中土中土之人尊之重之亦如其國譯以華言名之曰經不敢輕慢也措諸塔廟貯之以藏不敢褻瀆故也藏之所在經之所在其尊其重如佛在是無智愚無貴無賤人想慕其功德烜赫其威神焉雲峯院經藏者僧自新及其徒妙鑒之所建也院占宜黃縣南之上游距縣六十里宋初有里人樂黃琮譔記亦莫詳其肇創之年代無城市之喧囂有山林之幽寂事佛者居之為稱自新

父母家里之樂氏侍郎史之族裔也離俗為僧謹朴淳厚不畔佛之戒律自至元己丑主院事三十年餘艱勤備嘗以克植立至治壬戌授其徒妙鑒抄題衆力於癸亥歲建經藏一所將底周完而鑒先逝新再主院畢其前功金飾二龍於兩楹為護衛甚偉其徒孫曰道隆曰福廣曰慈珏咸知輔翼其長珏徧告善士得所施助購四大部經滿足一藏新來文記之以示永久予謂經藏所藏之經悟解之者超最上乘其次上乘其次中乘又

其次下乘其下持戒脩福亦可成就種種福果藏制之  
圓象天擬法輪之運轉無息也院僧之所崇奉善士之  
所信嚮豈徒為是美觀而已哉新能率其徒為永久計  
以不墜其教可嘉也夫

吳文正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五十

元 吳澄 撰

碑

崇文閣碑

國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偏尚也  
廣延四方耆碩之彥與共謀議遂能裨贊皇猷脩舉百  
度文治浸浸興焉中統間命儒臣教胄子至元間備監

學官成宗皇帝光紹祖烈相臣哈喇哈孫欽承上意作  
孔子廟於京師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  
宜奏請孔廟之西營建國子監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  
充其費逮至仁宗皇帝文治日隆僉謂監學積藏經書  
宜得重屋以度有旨復令臺臣辦集其事乃於監學之  
北構架書閣閣四阿檐三重度以工師之引其崇四常  
有一尺南北之深六尋有奇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祐  
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積成材木瓦甃諸物之直工役飲



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燄然增監學之輝名  
其閣曰崇文英宗皇帝講行典禮貢飾太平文治極盛  
矣臺臣請勒石崇文閣下用紀告成之歲月制命詞臣  
撰文臣激次當執筆今上皇帝丕纂聖緒動遵世祖成  
憲於崇儒重道惓惓也泰定元年春誕降俞音國子監  
立碑如臺臣所奏臣激謹錄所撰之文以進臣聞若古  
有訓戡定禍亂曰武經緯天地曰文武之與文各適所  
用然戡定禍亂用於一時而已經緯天地則亘古亘今

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人文與天地相為經緯則亦與天地相為長久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祖忽忽用武日不暇給而汲汲崇文惟恐或後此其高識深慮度越百王宏規遠範垂示萬世以為聖子神孫法程夫豈常人所能測知蓋創業之初非武無以彌亂守成之後非文無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病除即止文猶五穀之養生無時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治之臣文治之臣苟非教習之有其素

彼亦惘然孰知文之所以為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教暢  
文風涵育其人將與人主共治也斯文也小而脩身齊  
家大而治國平天下言動之儀倫紀之叙事物理義之  
則禮樂刑政之具凡粲然相接煥然可述皆文也古聖  
賢用世之文載在方冊不考古人之所以用世不知今  
日之所以為世用者也然則聖朝之崇文豈虛為是名  
也哉門之所度古聖賢之文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教  
設弟子員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則游居

監學者濟濟然彬彬然人人閑於言動之儀登於倫紀  
之叙博通乎事物理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具他  
日輔翊吾君躋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而選  
也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休德已若  
夫不能潛心方冊真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涉獵  
乎淺末炫耀乎葩華曾是以爲文乎上之所崇下之所  
以爲世用者蓋不在是臣激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皇元肇興於赫厥聲天戈所指如雷如霆聖聖繼承六

合混一威命遠加丕冒出日神謀英畧敷遺後人征誅  
以義持守以仁既成武功大闡文治尊道隆儒勸學講  
藝京師首善教胄設官孔廟巍巍四方來觀執法之臣  
職務糾慝爰矢嘉謨弼我文德于廟之西黌舍翬飛于  
黌之北傑閣雲齊其閣伊何有經有史傳采旁羅有集  
有子昔在中古郁郁乎文式克至今用宏茲責詵詵多  
士被服聖術鳳翥鸞翔虎炳豹蔚維身之章維國之光  
匡扶盛化上躋虞唐民物阜蕃禮樂明備允顯崇文昌

逆萬世

通州文廟重脩碑

皇元有天下文教自京師達郡縣雖遐陬僻壤莫不建  
學設官以闡教事通州近在畿甸素聞庠給學官每至  
輒去不惟教事廢弛而孔廟亦且不葺將就傾圯永平  
楊齊賢繇豐潤縣教諭來為通州學正思振厥職擇民  
間子弟可教者得三十家籍之入學課之誦書白之官  
府而復其身州之叅李侯與州之長協心主張于上於

是其人咸願出力以脩廟學孔廟正殿東西兩廡爰及  
外門上瓦下甍朽鏝四周與然一新至治二年七月後  
興八月續成講堂敝壞上兩旁風蓋覆而塗堦之前後  
窗牖中外甃砌悉備其所未備其南則敞門塾一間其  
北則續檐宇三間以益堂之深學者遂有藏息之所廟  
之南豎穹碑刻加封詔書示永久積年之頽靡一旦而  
完整雖曰學官之勤徵州官扶樹之功胡能致是哉古  
之牧民者常以教民孝悌忠信為急務通州之官能用

意於廟學不敢後庶幾不愧古良牧之政矣齊賢詣國史院請書其事子固樂稱其美以為後來治官教官之勸州長名速朗吉大其官承直李侯名也先其官承事在州多惠政通民便之初榆河之西有間田欽依至元三十一年詔旨撥隸州學後運官奪取造廬舍而私其僦利齊賢邈于官戶部禮部暨監察御史直其說以畀州學如初今齊賢又以餘暇率所轄三河縣之民脩其縣之廟學概可書也



大都東嶽仁聖宮碑

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之宗岱又諸嶽之宗也東嶽泰山之有祠宜矣而古今祠祭禮各不同嶽者地祇也祭之以壇壝而弗廟五嶽四瀆立廟自拓拔氏始當時惟總立一廟於桑乾水之陰逮唐乃各立一廟於五嶽之麓若東嶽泰山之廟偏天下則肇於宋氏之中葉古者祭五嶽之禮視三公蓋天者帝也地者后也諸神諸祇皆帝后之臣也天之日月地之嶽瀆臣之最貴者

三公為臣之極品故祭之禮與公齊等祭之秩次如公而非以公爵爵之也唐先天開元間謂漢以來王亦爵也位公之右於是封嶽祇而爵之曰王宋大中祥符間致隆嶽祠猶以王爵為未崇極於是尊嶽祇而號之曰帝意在乎尊之而已禮之不可有不暇計吁咈哉若神僭竊同天地所以起大賢之慨也既廟之又爵之既爵之又像之地祇而肖像若人焉至于今莫之或改也我世祖皇帝平一海內制作之事未遑尚仍前代之舊

東嶽舊號天齊仁聖復加新號曰大生郡縣並如金宋  
時有廟以祭東嶽大都新築規模宋遠祖社朝市廟學  
官署無一不備獨東嶽廟未建玄教大宗師張開府留  
孫職掌禱祠晨夕親密欽承上意買地城東擬建東嶽  
廟事既徹聞仁宗命政府庀役開府辭曰臣願以私錢  
為之倘費國財勞民力非臣之所以効報也上益加賞  
遂勅有司護持毋得沮撓方將涓吉鳩工而開府遽厭  
世嗣宗師吳特進全節深念師志永畢竭心經營不惜

勞費於壬戌春成大殿成大門於癸亥春成四子殿成東西廡諸神像各如其序魯國大長公主捐資構後寢勅賜廟額曰仁聖宮特進以書來請記予觀先開府之報上恩今特進之繼師志忠敬出於一誠其美可書也而余因及古今祠祭循習之由以俟議禮者之討論方今襲累朝積德之餘際百年興禮之會明聖在上仁賢布列必將追復二帝三王之懿盡革魏唐金宋之駁其於東嶽也禮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

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廡縣於其方嶽而不徧祠  
于郡縣夫如是雖玄聖復生必無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之嘆東太平之基新一代之典昭示萬世之法程斯其  
時矣何幸吾身親見之哉

南安路帝師殿碑

宣政院臣奏請起立巴思八帝師寺殿王音曰俞各省  
各路臣欽承唯護中順大夫南安路總管府達魯花赤  
臣常山言先太傳開府儀同三司冀國忠武公先臣右

侍儀使資德大夫中書右丞歷事先朝世篤忠貞臣被  
命守土為臣之禮敢有弗虔於是躬董其事得吉地於  
郡之東購良材集良工棟宇崇峻規模宏敞大稱明時  
尊尚有人之意遣其屬縣儒學臣陳幼實走臨川俾前  
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臣吳澄文其碑守臣所欽者上  
旨也雖老病退閑之小臣何敢以固陋辭欽惟世祖皇  
帝混一區夏創建法度遠近大小文武之才各適其用  
帝師佛教之統也翊贊皇猷為有力焉爰自古昔聖神

君臨萬邦因時制作各有不同鴻荒之世  
民淳事簡結繩而治之至於黃帝始命其  
臣蒼頡肇造書契乃有文字以紀官政以糾  
民慝更數十年而周之臣籀頗損益之名為  
大篆又數百年而秦之臣斯再損益之名為小  
篆且命程邈作隸書以便官府行移遵而用之逮今  
千有餘歲矣其字本祖蒼頡而畧變其體然觀漢  
臣許慎說文所載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天下之聲

有聲而無字者甚多也皇元國音與中土異則尤非  
舊字之所可該帝師具大智慧而多技能為皇朝制新  
字字僅千餘凡人之言語苟有其音者無不有其字蓋  
舊字或象其形或指其事或會其意或諧其聲大  
率以形為主人以手傳而目視者也新字合平上去入四聲之  
韻分唇齒舌牙喉七音之母一皆以聲為主人以口授而  
耳聽者也聲音之學出自佛界耳聞妙悟多由於  
音之學於中土有曰娑陀力有曰難識有曰沙識有曰



沙侯加濫有曰沙臘有曰般瞻有曰侯利筵其別有七  
於樂為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調於字為喉牙舌  
齒唇半齒半舌之七音此佛氏遺教聲學大原而帝師  
悟此以開皇朝一代同文之治者也聖度如大無所不  
容聖鑒如日無所不照所以徇近臣之請而致隆致厚  
以示報也先是南安守臣教養蒙古字生徒新其學舍  
可謂知所重矣及是帝師殿成中大夫總管臣張昉同  
知總管府事臣某判官臣饒某暨經歷知事提控照磨

臣梁某臣安某臣饒某若長若正若貳若叅莫不同寅  
協恭以竭尊君敬上之仁而於是役也唯恐或後猗歟  
欽哉臣澄既為書其事而復繫之以詩詩曰兩間初屯  
狃狃榛榛蒼圖黃書載基人文醕醑散朴變逮秦邈世  
異文同未或有作於昭皇元一統九垓輓今追古六典  
四墳天賚西師躡籀轉斯妙悟佛音國字滋滋帝臣有  
心帝有俞音隆師重本咸用丕欽新字翼翼遺像有赫  
報祀惟崇永永無斁

撫州路帝師殿碑

欽惟世祖皇帝朝八思八帝師肇造蒙古字為皇元  
書同文之始仁宗皇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師寺  
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頒特旨聖心眷注俾加隆於文  
廟不與其餘不急造作同思綸誕敷雷震風動越在外  
服臣欽承唯謹宣武將軍撫州路達魯花赤臣閭閭躬  
董是役卜地於寶應寺之左廣壽寺之右高明爽壇宏  
敞行遙從度之其深六十尋有奇衡度行其廣五分其

深之二中牀正殿崇二常有半廣視崇加尋有五尺深  
視廣殺尋有七尺後建法堂崇視常九尺廣視崇加尋  
有二尺五寸深視廣殺尋有二尺五寸前立三門崇二  
常有四尺廣視崇加一尺深視廣殺尋有二尺堂之左  
右翼為屋各五間其深廣與堂稱門之左右有便門有  
二塾為屋各十有四間其深廣與門稱兩廡周于殿之  
東西前際門之左右塾後際堂之左右翼為屋各十有  
三間左廡右廡之中有東堂有西堂各三間環拱正殿

上合天象如紫微太微之有垣三門之外櫺星門其楹  
六楹之豎于地者通計二百有五十屋據高厚俯臨  
闕闔望之巍然彪炳雄偉足以稱皇朝尊奉帝師之意  
工役重大而民不病其勞官不病其費蓋唯郡臣虔恭  
勤恪剴裁運調有其才是以不期歲告成極崇侈壯麗  
之觀可傳示于永久猗歟盛哉竊謂自有書契以來為  
一代之文而通行乎天下者逮及皇元凡四矣黃帝之  
時倉頡始制字行之數千年周太史籀頗損益之行之

數百年秦丞相斯復損益之秦又制為隸字以便官府  
倉頡古文史籀大篆李斯小篆程邈隸書字體雖小不  
同大抵皆因形而造字蒙古字之大異前代者以聲不  
以形也故字甚簡約而唇齒舌牙喉之聲一無所遺倘  
非帝師具正覺智悟大梵音從衡妙用無施不可天寶  
賚之以備皇朝之制作其孰能為之哉宜其今日受崇  
極之報也聖上遠繼世祖之志近述仁考之事以致奉  
先之孝天下臣子咸用丕欽以盡奉上之敬繼自今德

教所被一皆以孝心敬心為之本而聲學字學之用使  
太平之治光輝烜赫于千萬世由此其基也遠方小臣  
為記其成非但嘉郡臣有成之績蓋以贊皇治無疆之  
休也

華蓋山雷壇碑

風雨雲雷均之為有功于民也祀典有風雨而無雲雷  
然屈原九歌有雲中君則楚俗固祀雲神矣今黃冠師  
禱祈必禮雷神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此類

也夫吾家之南三十里有山萃然而高曰華蓋能興雲  
能致雨常多迅雷烈風山峯卓立下臨懸厓厓石空洞  
如頤天將雨雲氣一穉如爐烟直上俄而雷聲殷殷由  
空洞中出以升於天此予之所親見而雷震之威俗傳  
其神異可駭可怖不可勝計山祠仙靈禱祈不絕徼福  
之人往往不吝財施祠仙有屋祠雷無壇吾里鄭子春  
命工琢石累壇三成為禮雷神之所考之古禮祀日記  
月祀星曰王宮曰夜明曰幽宗皆壇也風師雨師亦於



壇而祀以義起之雷為天神其有壇也宜邑二令李榮  
嘉之而記其事鄭之友陳种為予言其嚴敬天神之誠  
予之嘉之猶二令也為是為作迎享送神之辭俾有禱  
有祈者歌以祀焉辭曰

起巖穴兮行蒼冥騰騰以上兮遠邇聞聲神之來兮雨  
八紘若然大震兮天下驚蘇困蟄兮發屯萌翼元化兮  
生萬生雲收兮日晶神功若無兮藏閔其鳴山共長天  
兮萬古青青

崇仁縣孔子廟碑

夫學校之設三代至今今數千年矣所以明人倫而善風俗所以育人材而裨正教其闕繫豈小哉而學之尊先聖也自漢以來未有一定之制亦未有通祀之典唐開元間定孔子為先聖廟而袞冕南面每歲春秋祀焉由是廟學之禮益備凡有學者必有廟示其尊也撫崇仁江右壯邑縣學據一邑之中近橫清漣遠矗蒼翠山水之秀鮮儷前五十年遭兵火而毀後買民間舊屋起

立為殿為堂苟簡取具而已泰定三年冬真定史侯景讓來作尹視孔廟敝陋將謀更造邑丞祝彬相與協贊四年春召匠以計未幾丞去尹獨尸其事既得良材乃於九月壬子興役十二月己亥豎楹悉徹其舊易以新構用竹木瓦甍暨石若干斧之工千三百鋸之工百五十度以工師之度其崇三尋有二尺其廣五尋其深三尋有六尺五年三月告成巍巍赫赫大稱聖朝崇儒重道憲官勉厲之意侯其有見於風俗之機政教之本也

與夫崇仁學產之入歲用且或不給而克臻是者侯之  
用心公而用人當也邑人陳祥慷慨有幹畧前時倡議  
修縣治之譙樓輿論偉之及是知邑宰之用心於廟學  
也率先乎衆而出金濟急代任其勞而市財敦匠又與  
教官榮應瑞勸在學職員各捐已俸在邑在鄉好義之  
家咸樂致助蓋率衆而人先之則有義者孰不願輸其  
財代勞而肯任之則有職者孰不競効其力此費之所  
以辦事之所以集也雖然侯之所以新孔廟豈徒然乎

將以聳動觀瞻振起偷惰居游於學之士於是警發而厚於倫可以端羣下之表儀而優於才可以侍公上之選舉焉耳況崇仁近世之先達德行則有若尚書何公事業則有若僉書羅公博洽則有若侍郎李公與學則有四吳清節則二謝皆後來之所當睟慕者進而有聞乎孔道則又有光於前夫如是庶幾不負邑宰作興期望之心邑之士其可不自勉哉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李侯平反疑獄之碑

李侯名楫字濟川福陽人自袁州路經歷遷新淦州判官大德壬寅至官丁未得代明敏公勤精於吏事佐州六年令行政舉聲譽著聞當路每委用焉朝廷命使者巡行天下彰別淑慝臨江官吏俱受譴責至新淦侯迎謁應對得宜使者嘉之分遣詣安福永新出吏贓鈔以貫計凡六千二百有五十六年之間平反鄰州鄰縣疑獄者四其一新喻民求姦弗獲殺死婦人七歲女在旁并殺之以滅口時暮夜無証左囚不肯伏輒番易牽連

無辜七十餘人三年不決候設法鞠問精辨罷仗衣服  
詰囚囚駭然無辭遂伏辜釋所罾冒歡聲如雷其二奉  
新庖人治庖於豪民之家不返其兄偵伺不得蹤跡與  
穀千斗囑其兄俾勿訟其兄受券聞於官豪民結連華  
校數人指言其兄已得其弟溺死之屍於某水中焚之  
以歸吏受賕曲是其說鍛鍊其兄以為誣告校寘獄將  
議罪侯視豪民自書與穀之券曰豈有無憊於中而私  
賄人者究問乃庖人通豪家之婢豪民之子見而殺

之投其屍於水遂脫庖人之兄所荷校以校豪民之子  
干繫三十有八人悉免一邑稱快其三靖安有獄謂甲  
姦乙妻勒死乙或謂乙與丙交爭乙折丙齒懼罪而自  
經於丙之門檢官以死者項後痕不交匝遂定為勒死  
候取他文卷參考有自經死而痕不交匝者又以洗冤  
錄所載自縊者屍下地三尺有炭依其法驗之於所縊  
柘樹下掘地二尺五寸果有炭塊數十遂定為縊死其  
四奉新甲告乙盜葬山地官吏監改職役人黨甲不待



乙至掘其父棺乙與甲鬪至丙之門而甲之僕丁鬪毆死官謂乙盜葬謂盜葬縱或侵越謂盜葬則非也官吏職役擅發乙父之棺以致交鬪而遂毆死亦偶中傷而非故殺前二事失出後二事失入累年掩昧至侯始得明允非真見定力不能也侯母夫人年近八十侯出問事歸有所平反夫人輒喜年與夫人相若者侯客之升堂把酒為壽善畫者作家慶圖賦詩夸揚以娛其親侯於橋梁道路加意修治州郭外有嶽祠傾圯侯曰嶽

於祀典最重捐已費葺之其他興滯補弊率類此僉廉  
訪司事李公嘉侯薦之曰廉潔詳明宜寘風憲今授江  
西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朝廷所以旌能也塗人撫侯平  
反事實為傳又將勒諸石余乃因其傳次叙其辭而繫  
之以詩曰

粵若古者欽恤惟刑於昭皇元惻惻哀矜奏誠審詳有  
慎無輕貪人庸夫弗念弗承彼詘孰信彼曖孰明肆哉  
李侯善治流聲有獄未直汝往司平靡微弗章靡隱弗

徵姦狡膽落展如神靈家有慈親天錫遐齡陰德之報  
其昌其榮勗哉李侯俟汝澄清

天寶宮碑

泰定二年春予以養疾寓天寶宮之別館其宮之道士  
李天瑞任進福王進瑞崔進貴合辭言曰吾教之興自  
金人得中土時有劉祖師避俗出家絕去嗜慾屏棄酒  
肉勤力耕種自給衣食耐艱難辛苦朴儉慈閔志在利  
物戒行嚴潔一時翕然宗之繼劉而陳陳而張張而毛

毛而鄺鄺始居天寶宮際遇國朝名吾教曰真大道自  
為一夫不屬在前道教所掌鄺之後有孫有李有岳而  
吾之師嗣焉吾師張氏乾州奉天縣人儒宦著族大父  
德開為軍官掌千夫父永興襲其職母呂氏師長身古  
貌膽耳美須肅然埃塈之表望之知其有仙風道氣自  
幼惡殺不啖肉味年十六從天寶宮李師為道流錫名  
清志然獲歸養父母年十八辭家入太白山越一年往  
覲李師復還省親久之辭親入終南山大父年老招之

出山乃家居侍養年二十六始長安明道觀又適鳳翔扶風縣立天寶宮及李師死師事岳師昇以扶風道教之職年三十三為永昌王祈福于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既徧後來關中修理前所創宮觀居太白山龍虎洞三載妖魅障厄亟至一皆不懾聞大母喪歸服喪如禮會陝西行省官有疾治之而愈有所贈遺皆卻不受彼乃為辦葬資服闋至京師岳師試以勞事喜曰是子所矣又遣之出曰他年再來吾師暨徒二人入東海大珠宇

山結茅而居山舊多虎穴虎避他處頗為人害吾師曰  
吾奪其所可去之於是游山東諸州為人除疾應驗之  
速若或相之云已岳師死吾師還喪之喪畢潛遁踰大  
慶渡至河東居臨汾五紀居雲庵地大震城邑鄉村屋  
廬俱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師與其徒所居中裂為二  
得免於患師遍尋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甚衆復歸華  
山舊隱而天寶宮二趙一鄭攝掌教事五年之間相繼  
殞滅鄭臨終語其徒曰天降凶災死亡苻臻得非教條

有違逆與吾聞張清志躬受岳師囑咐蓋仁人也可奉  
之掌教庶有在乎於是宮之徒衆尋訪吾師得之於華  
山岩谷既至衆皆悅服師諭徒衆曰吾教以慈儉無為  
為寶今聽獄訟設刑威若有司然吾教果如是乎繼今  
以始凡桎梏鞭笞之具盡廢之衆曰諾自是衆安害息  
五年宿弊一旦息除詣奉聖州鄴師所建大玄宮及緡  
山香水園值車駕臨幸嘗移文集賢院欲解職而去弗  
可歸鄉展省墳墓因至河南廬時山仁廟俞集賢之請

加恩進號英廟命往華岳太白山祝釐今天子即位有旨促還師曰山澤之癰於國不能寸補何敢乘駟騎乎步行而前圍人牽駟騎以從吾師之孝其親也大父母父母之存膳必親視藥必親嘗出入必告應對必謹清溫定省靡或有闕母嘗病疽殆甚口吮其膿去毒遂得蘇瘡又患滿氣疾幾不救師禱神進藥不寢食四旬忽吐涎塊如瓜漸底平復居喪至哀於儒家喪制不悖師之敬其師也塵賤之役人不屑為者皆不厭倦澣衣執



爨汲井剪廁一無所辭師之持其身也衣布衲携銅鑊  
自為粥以食終夜危坐未嘗解衣其寢衣絲續及龜蜀  
皮毛之屬至於乳酥酪密亦未嘗嚙也師之濟於人也  
少能力耕其鄉土厚泉深艱於得水盛夏時每日於農  
務之餘汲水貯石槽中使盈而不竭以待鄉里放牧牛羊及  
禽之渴者來飲之宗戚之家親死子壯葬娶愆期則傾  
橐為之葬娶饑饉之歲見不能自存之人輒賑恤令不  
至餒死行禱嶽瀆山川時自賣錢三十緡隨行以濟所

在惇獨無告者鈞州趙家河民居近山麓莫可鑿井遠取河水以飲師為相土脉俾井其處果得甘泉人甚便之新豐戲河地在高原亦以無井為苦或告以師前在趙家河得水之事衆請師師曰前特偶然耳其可再乎請不已竟為掘二井師之達於命也汴有狂民以逆取敗其所罣與師同姓誤執師以往治獄者鞠問師師凝然不動無一辭辨解拘繫年餘省臺官徐察其誣特與釋免吾師謙冲損抑掌教將二十年教風日盛於天寶

關原

門中豁三夾旁附正殿之西豎西閣與東閣對峙東廡西廡以間計凡一十前後左右既周且備乃作正殿掄才於遠郊礲石於隣郡為柱為礎必良必堅四阿巍巍四字翼翼阿之所恃方五尋有半宇之所環其室十有二規制朴偉視昔相倍蓰正殿之比居屋之南造法堂及東西房負柱之楹六惟西偏東向之屋八間仍其舊餘皆一新像設壇位輝赫整肅自丁巳之冬至己巳之夏十餘年之所經畫而玄妙之精神氣象奚翅復其

舊而已哉非意度之廣才具之饒能若是乎會其費當  
緡錢一十二萬昌祖臨川彭塘人禮師受業於仙蓋山  
之龍堂觀善繼善述輪其居充拓其產有光於其先矣  
往往遶山觀振極於頽敗之餘內外構架具足捨所買  
私田百五十畝贍公厨其所進益一如罷堂焉永崇觀  
廢舊頽猶存重為啓立度人嗣守其所完美又如遶山  
馬以至白雲開山而樂畀觀近之土相山兼職而大築  
仙祠之宮最後再興玄妙優為之也蓋長於理財而不

私聽有凡諸觀營造悉用其私積一毫無所取於公帑  
玄妙之後城中諸善士施助約萬緡此外無所資於他  
人也嗚呼羣動總總終身孳孳利身肥家是圖貪其入  
吝其出重外物尤重於一己達者固癡之而況棄家遺  
身遊方之外非有仰俯之事畜非有世胄之縻繫而貨  
殖闢地漸靳自私靡異流俗之編氓則其癡殆有甚焉  
若金跡昌祖之達千有不一二也世之士大夫學孔氏  
以治國平天下自許授之以事鮮或能辦私其一身一

家者比比而然熟能於己無私於事有成如全師者乎  
師以其法嗣萬得一連學禮分掌玄妙觀務來請記營  
造如米子因是嘆士大夫之有不如師亦賤土苴而貴  
其真缺

稱遶山道人云

興聖五公寺碑

五公寺在今清江鎮鎮古淦陽縣也舊傳梁僧寶公朗  
公唐公化公約公飛錫所駐故建寺而因以名焉寺初  
涉江後值岸圯遂徙東已廢而重興者宋紹興年間僧

師善也既毀而重構者宋嘉定年間僧明悟暨覺慧也  
歲久復敝大元大德庚子僧自宏謀新之弗果皇慶壬  
子僧祖震白其師志澄命其徒寶印敦役更造而好事  
之家二黎氏曰鎔曰棟二黃氏曰遵曰莘二周氏曰寅  
孫曰仕奇楊氏三登陳氏以忠諸人咸施財助力於是  
供佛之殿縣鐘之樓旁兩廡前三門講法有堂財物有  
比公庖私寢内外一新崇廣之度視昔加羨延祐庚申  
告成寺有藏經中使歲至集僧繙閱特賜興聖二字冠



寺額且錫師號及金紫之服旌印之勤寧具修寺始末  
論于史氏曰昔寺之重建也紹興時則有楊補之所撰  
疏然禪師所撰記猶存嘉定後則有寺僧淨師獄麓退  
居與鄉貴向范李王諸公游而詠未泯今延祐營繕功  
倍于前不有鉅筆雄辭文諸堅石永作寶鎮其何以示  
方來唐宋文人不吝分餘光以照叢林庸敢布其衷予  
觀都上國梵宮造天金碧焜煌小有壞墜官為完嘗言  
王公大人主之於上其烜赫固宜若夫遐陬幽寺非有

提挈維持之援而寺之僧世世克承以興廢補敝為事  
雖運代有迂革而佛靈無休歇其心也公其謀也遠是  
宜等一切有為於夢幻泡影者所能哉予固不得以學  
佛之徒少之也持印之役者僧道安僧義壽予并嘉之  
而人以精嚴僧律紹述師志為來者勸

長興院碑

天下名山僧占多世有是言也崇仁一鄉之居數十長  
興院距縣最遠而形勢最佳山勢自北而來形如城垣

環遶周四方三隅唯東南隅為出入門戶院之初起不知自何代唐時已有之院基背北面南負山之正脉乘其王氣後徙右畔之西南舊基蕪廢院亦浸不如昔有僧祖瑩善吟詩游士大夫間持身甚清苦而莫克復其舊數傳至僧如昌新構于舊址之上而院日以隆盛創法堂創佛殿創正門廊廡樓閣府庫庖厨僧廬賓館及左右前後之室屋靡所不具至元癸巳肇役逮延祐丁巳二十餘年乃底完美一出已力而不資人之助吁難

矣哉營造既備而請文以記予固喜其形勢之勝又嘉其興復之勤於是樂為之記而不辭蓋長興之中否而復泰也以得其地以得其人焉爾竊嘗怪二氏之徒豐其儲積而沾沾自肥甚若編氓之欲以遺其子孫然工於營造則廣受布施以崇侈甚居而利其贏餘者或不能免也今昌師有所儲積而於己無所私有所營造而於人無所求夫其不求也貪之疾除矣其不私也癡之疾瘳矣應接盎然如春而好賢術以寓其慈閔普濟之

仁則嗔之疾又無有也為佛之徒而去此三疾豈不可  
貴乎院之抵吾家不滿三十里予之識昌師不啻三十  
年無私於已也無求於人也有功於院也皆可書也

吳文正集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五十一

元 吳澄 撰

原闕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五十二

元 吳澄 撰

原闕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五十三

御史<sup>臣</sup>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讀學士<sup>臣</sup>吳璥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五十三

銘

潛齋銘

衛李君宗伯名其讀書之齋曰潛嗚呼君其果于潛也  
夫夫六經莫奧于易四書莫奧于中庸君讀其書矣潛  
也者周公所以始夫三百八十四爻子思所以終夫三

元  
吳澄  
撰

十三章者也其義不淵且溥矣乎德之未成歟藏而不  
行潛也德之已成歟晦而不顯亦潛也及其進修之極  
而不容隱也充積之久而不可掩也則有不終于潛者  
焉何也藏也者不急于時而不必其不遂行也晦也者  
不銜于人而不必其不遂顯也隱者身之用揜者名之  
彰君之自賦亦云然是君之潛名是也情非也雖然君  
子亦何惡于不果潛也人之彙不一槩也隨其所至而  
有所就身之用也名之彰也人情所同好也而何惡于

不果潛也君曰子之言然也吾以潛名吾齋而子欲從  
吾情違吾名吾寧從吾名違吾情也予曰君之情不必  
違也君之名固可從也予將從君潛之名君能從予潛  
之實乎君所謂潛藏而遂行晦而遂顯始于潛不終于  
潛者也予所謂潛主而不賓家而不旅始而潛終而潛  
不可一時而不潛者是潛也非易之潛非中庸之潛  
潛者孰謂謂潛心也是潛也法言嘗言之未必能盡之  
敬齋箴嘗言之匪徒言之也曰靡他曰弗貳潛之實也

易之退藏于密也中庸之不可須臾離也潛而至是其至矣請以箴敬齋者名潛齋可乎君曰可哉于是為之銘銘曰

宜壑幽鱗蟄冬躍春今而膏屯後也厲雲文錦宏聚表黯表炯初而避景卒也脫穎寂寂而張寐寐而光理也固然義也何傷爰有大物善潛罔逸害防維離害宅維密水貯于壺火宿于爐維水弗泄維火弗滅嗚呼潛只維敬斯潛守護禁訶夙夜具嚴

螭山銘

盱東有山挺拔嶙峋山中有蔚秀清純螭山維季旭  
山維昆各已專壑誰復爭墩山以人重名當永存伊人  
曰山伊山曰螭亦名之寄奚實之論彼蛇彼蜈夫豈不  
倫

訥齋銘

君子之訥不盡其有餘小人之訥將言而囁嚅得善敏  
于行近仁者歟是為君子儒非小人儒



忍恕堂銘

百字可以睦九世一言可以行終身中人之行聊以寡  
怨君子之道將以同仁苟內有宿藏渙兮冰雪之銷則  
外所周被盡然天地之春是知有事于恕者忍不必有  
無事于忍者恕不容無斯其可與論元氏名堂之意乎

中倪庵銘

為陳又新作

渾渾沌沌非合非分窅若無朕秩然有倫問地何所問  
天何時于起處起此中之倪

省齋銘 為文士昌作

了了省省而無不知瞿瞿惕惕而有不為謂盈難持謂  
高易危醉夢昏昏彼何人斯

虛室記後銘 為危功遠作

室則有居曷其為虛虛則無質何者為室既無有室曰  
虛奚謂室豈其名虛豈其字弗可以字而烏乎記弗可  
以名而烏乎銘古古今信信宿宿了無一有萬有具  
足

梅泉亭銘

并序

木之先花者梅也水之初出者泉也以其先花于冬而不同乎桃李之春也以其初出于地而未渾乎泥滓之塵也故梅之于木也為獨清泉之于水也為最清而他木他水莫得而擬倫焉廣平毛巨源往年總戎荊州構亭別墅有獨清之梅有最清之泉主是亭者逍遙客與日參乎雙清之間山南憲副馮壽卿過而喜之名亭曰梅泉夫梅之清豈有資于泉泉之清豈有資于梅而

二物者偶相值乎亭之側亭中之人又與亭側之二物  
交相值焉皆得天地之至清其氣類之相求益有不期  
然而然者然非二者之清景不足以稱斯亭之清非斯  
人之清操不足以合二物之清非壽卿之清致亦不足  
以發巨源之清也巨源有政事有文學持憲節綰郡符  
所至有名聲予聞之舊矣今始識之乃因其亭之名而  
為之銘

幽然一枝暝玉晴雪泓然一規明鏡皎月作亭者誰配

此孤潔資而羹之衆口調適流而行之羣品膏澤梅乎  
泉乎予以比德

勉庵銘

并序

勉生于不足不勉生于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  
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  
世之自以為有餘者反是莘縣楊氏代有聞人行省郎  
中楊士允學足以堤身才足以周務仕登要路矣而慊  
慊不自足也其進而未止詎可量也哉臨川吳澄為作

勉庵銘

硜硜鄙夫哆然有餘柴枿厥衷脰肱爾軀怙恃孤雄氣  
凌萬夫矜持小黠術籠衆狙視今之人曾莫我如欲其  
勉也不亦難乎謙謙自牧歔然不足深藏若虛上德若  
谷海納百川如秕一粟山崇九仞如簣初覆視古之人  
思蹈往躅儻其未逮何敢不勗溫溫楊君允藝允文維  
學是種維業是耘維事克敏維職克勤弗辭勞瘁弗憚  
糾紛光于世美懋乃官勲勉哉無數尚永有聞

王景瑞墨銘

磨研靡堅點染彌瞻彌堅玄玄彌瞻艷艷

靜齋銘為學子王章作

羣動飛奔擾擾紛紛鷄鳴度關馬跡轍環智人內觀淨  
室蒲團九淵鯢桓龜息龍蟠

自如軒銘

自自自寂無事如如如綽有餘惟委順靡固必由由然  
坐一室陳福叟自如軒銘者誰吳澄文

真止軒銘

并序

老莊氏及學佛之徒言真三代以前儒家之書無言真者周子程子朱子始言之書易大學皆言止而二氏之學亦言止淮西黃仲亨儒也而以真止二字銘軒其取儒家所言乎抑老莊佛所言乎余嘗聞之矣真者實也曰誠是也止者物各得所不相侵越之謂于是銘其軒銘曰

惟皇斯極有實無偽一物一則各至其至主敬閑邪內



誠斯存明究萬微派別枝分如是而忠如是而孝天秩  
天叙不紊不撓粵若二氏亦云悟真靜定為止以息外  
因視聖聖心似罔差殊鑑雖空洞衡靡錙銖世遠言湮  
此學幾絕弗知弗蹈騰駕虛說儒讀儒書真止何如銘  
示正途展也匪誣

寶敬齋銘

吾聞老氏有三寶提舉薛玄卿學老氏道而三寶之外  
有一寶焉曰敬夫修己以敬吾聖門之教也然自孟子

之後失其傳至程子乃復得之遂以敬之一字為聖傳  
心印程子初年受學于周子周子之學主靜有如老氏  
守靜篤之意而程子易之以敬蓋敬則能主靜矣玄卿  
之所寶者敬雖同乎孔氏而亦老氏歸根復命之靜與  
銘曰

惟周學聖云主乎靜惟程學周則主乎敬惟敬故靜惟  
靜故定定故不遷心得其正定而無適虛明若鏡應而  
無二公平若稱湛然澄瑩不將不迎斯敬之功存我恒

性卓哉玄卿學有印證所實非他上帝正令

遜齋銘

兵部員外郎崔君字耐卿名其齋居之室曰遜銘曰

粵稽商訓惟曰遜志聿觀周誥亦曰遜事遜之為言其  
意曷謂謂當早順謂宜退避卑順伊何順理順義退避  
伊何避權避勢理義謙謙致福之原權勢炎炎召禍之  
門謙君水流永久滋液炎如火熾奄忽滅熄心常卑下  
不欲尊己身常退後不敢先彼自下者尊自後者先一

遜之餘百嘉萃焉有扁有銘朝夕警惕神所扶持俾爾  
多益

游壽翁墨銘

凡木之類松之壽為最其液降而下者為琥珀壽可千  
歲其氣升而上者為墨壽可萬世惟爾不朽此所以久  
惟此可久爾所以壽壽以此乎壽以爾乎此壽爾壽而  
相無窮爾壽此壽一將無同莫明初終問之墨工墨工  
為誰游卿壽翁

履齋銘

中有實地下澤上天初行其素終視其旋毋輕于夬虎  
尾在前大道不徑履之坦然余既為之銘又為之說曰  
履言虎尾者三釋之者云乾有虎象兌躡其後履虎尾  
也然虎尾一也卦之象履之而亨四之象履之而吉三  
則啞人而凶何也一陰不中不正而當羣陽也履者慎  
諸

詹見翁墨銘

以磨則磷以涅則緇一時之施其昭不緇其久不磷萬  
世之信孰全孰虧往問詹尹

和樂堂銘

兄弟二人初實一身未俗薄惡各視其橐郭氏善門相  
好克敦異株同根罔有間言內無私貯外無私與或出  
或處奚我奚汝既翕既具且湛且孺子孫繼武贍此堂  
宇

鹿外亭銘

身在塵內塵在身外身之所在塵之所在身不出塵塵  
內有身塵不入身身內無塵我身非身則如太虛彼塵  
身塵而奚乎外作亭何年黃氏體元銘者誰與伯清父  
吳

明極閣銘

佛性如天佛慧若日彼哉蒙翳黑暗抹漆雲霧劃天大  
明東出蕩蕩晴空普照纖悉講僧惟覺有明極閣銘之  
者誰吳澄所作

清寧齋銘

純氣晃朗炯然瑩淨元形潏廣顙然安定斯宙斯宇斯  
游斯處所戴所履所用所體惟虛之極惟靜之篤心既  
虛白命根靜復湛兮獨尊此不塵昏寂兮長存彼自飛  
奔西慶之孫南華之昆廓廓屯屯我乾我坤齋居清寧  
薛氏玄卿誰其為銘臨川吳澄

山鍾琴銘

八音悉諧于律然律之于鍾名者四他音不與焉律豈



特為金之一音設乎曰非然也金者八音之長也長尸  
其名屬從之矣金音之鍾可以名八音之律豈不可以  
名絲音之琴哉此琴之所以名山鍾也與琴自饒而昇  
號為衆琴之甲前後銘者不一臨川吳澄復嗣銘之銘  
曰

橫理庚庚流響泠泠日暖風輕月明露清吾志所貞觸  
指成聲如山鍾靈氣應自鳴主姓四更今既昔程賓一  
其名壽百千齡

黃雲仙墨銘

前湛然後雲仙得一研可千年

觀瀾亭銘

滔滔江河浩浩湖海水天混茫風力撼擺雷轟電擊冰  
湧雪洒晴搖目眩神悸心駭乾坤一亭今古萬態傍觀  
靜觀大慨永慨初而連淪倏爾澎湃奔騰哮吼變現奇  
怪

省吾齋銘

吾之為吾凝氣成軀前有深阱亦有坦途惟吾所擇任  
吾所趨兢兢惕惕慎乃驅馳私邪險艱省之鉏之公正  
平易省之叨之已如不疚內省而愜彼或不賢自省而  
懾耳聞雷震吾省斯懼目覩機張吾省斯度曾省者三  
臯省則屢夕省及朝晨省至暮晝之所行夜可告晨夜  
之所思晝可語人俯仰無愧心安體舒省焉若是吾知  
免夫

率性銘

錢原道字率性為之說者奚翅數十又索余言余謂率者循其自然之謂非人之所以用功也有志性學者宜如何其用功有二曰知性曰養性知之精養之熟則率而行之庶其少虧缺歟為作率性銘

仁義禮智性同一初隨其氣質而有萬殊惟性所稟湛然粹然率其所性無一不全苟非聖人其率各偏或相伍什或相百千在物尤賤室塞蔽蒙間有含靈一罅僅通物不能人人則可聖蓋由乎學以復其性復性之學

其功有二知性其先養性其次若何而知格物窮理若何而養慎行克已知則知天養以事天孟子之云子思所傳天之自然率而循焉人之當然知而養焉有實造詣非虛語言因孟邇思勉旃勉旃

墨銘與素自心

素自心墨最晚出前山後溪幾若一其堅如石黑如漆光燄透紙又宜筆得此玄圭鎮石室我為銘之著其實

又

儒而墨有此黑體剛堅耐磨研用濡染發光燄文印千年東魯所傳

舟銘

匪舟之舟又玄之玄小則已疾大則延年其功在醫其道通仙鼎鑪造化傳自先天

落月古鏡銘

清池月霽青萍點綴月中微雲如月生翳葆光混塵用晦以泣風刮萍開瑩淨無滓全體圓明普照一世寶匣

韞藏堯舜之智

緝熙銘

客示實得實見緝熙頓悟八字予曰悟未易頓也見豈易實哉況于實得乎

夜光璧一團夜明珠一顆奉持常在手永永不失墮

着樂堂銘

弗耗吾神弗戕吾真耆匪以天其耆也人匪醲而鮮匪管而絃樂弗以人其樂也天時定時省百歲永永歲獲

歲耘四時訢訢侗然遊嬉如漢畝翁泯然識知如堯衢  
童田心逸民今代皇風耆樂常春誰之與同

舟銘

細藥成九嘉名曰丹銘生已死可溫沍寒却老還少扶  
危即安煉治維謹功行其完

杏壇銘遺陳應元

洙泗之上太和融盎累士功崇嘉植天降元造無聲花  
開實成丹腮艷艷蠟彈盈盈暇日從游春風歸詠頻仰



靜觀盡心至命兩間生意萬古在今觀物思人如侍緇  
林

新城縣觀音寺鐘銘

歲玄侯月九會日丹鼠煽爐鞴巧冶鑄隨景帶金之剛  
永不壞聲遠聞醒衆噴耳悟入得佛鮮觀音寺新鍾成  
一吾山吳澄銘

菊庭王時可墨銘

黃金盈庭玄玉韞匱無價之珍有待而價

宗厚堂銘

猗嗟邃古巢木穴土既基既構層級峻宇有修其楹上  
干杳冥有累其臺下絕壑塵達士苟完近臨遠觀仰戴  
巍巍俯蹈安安不棟而隆不廬而穹不葺而覆不版而  
築所崇惟德其智浚浚所厚維倫其仁肫肫

存齋後銘

存存何事吾有吾天孟後千年斯秘失傳誰其嗣之宋  
代儒先城塾揭名希古聖賢柴筆摘辭耀今簡編聞孫

克世守護彌虔玉韞于山珠潛于淵為之難甚言若易  
然前修邁美來者勉旃

南軒書院山長臧廷鳳朝瑞之先大父扁其書塾曰  
存柴獻肅公銘之臨川吳澄復觀遺墨申之以三章  
章六句繫于左方云

明德銘

此心此德如鏡如水物來畢照明徹底裏云胡或昏塵  
集風起云胡復明塵去風止靜無撓心動則察理明斯

昭昭大用全體

誠善銘

此性此善我固有之是曰天真而匪偽偽云胡未誠或  
間以私人所未覩謂彼不知神也與俱豈其可欺誠斯  
慥慥莫顯乎微

吳文正集卷五十三